



纸春秋

路也专栏



路也,毕业于山东大学,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,著有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
小浮生
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心理红楼
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木耳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说蔬菜中最干净的,要数笋、蘑菇和豆芽。可是他忘了木耳,他在书里没有提到过木耳。其实如果把木耳算上,那么笋、蘑菇、豆芽和木耳这四种菜,就可以算是蔬菜中的四君子了。李渔还用蘑菇和莼菜,加上蟹黄和鱼肋,做成好吃的“四美羹”,其实他又把木耳给忘了,如果再把那么一点木耳搭配进去,做成“五美羹”不是更好吗?

我第一次见到生长着的木耳是在小时候,在一个亲戚家的后园子里。那个后园子很大,种了些果树和葡萄,还有几块不大的菜畦,地上满是残树断枝。盛夏时节,由于高温多雨的天气,里面植被茂盛,有些阴森,据说常常会有蛇出没。有一天雨后,我踩着泥泞走进园子里,太阳光线从枝叶间透进来那么一缕,斜斜地映在园子的西北角。我忽然看到在那里有一株倒下

的枯树干,大约是一株死去的槐树,在那上面竟然长着一排整整齐齐的黑色半透明状的小耳朵,有着混沌未开的表情,仿佛正倾听着这园子里细微的声响,包括我的脚步声、衣裳从树间擦过的声响、风声,甚至包括露珠从草叶上滚落下来的动静。我俯下身去大起胆子来摸了摸,是有点软有点黏的胶质,似乎是半液体半固体的,阳光照着它们,黑色里带了微棕色。后来我的一个小姨赶过来了,告诉我它们叫木耳,可以晒干了再泡开来炒菜吃。她还说木头上有些细密的小白点,就是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的木耳的小芽。

在我看来,木耳真是神奇,它是从死去的树木的腐朽躯干上长出来的,却有着那么鲜美和清虚的味道。它们该是那死去树木的魂灵吧,或者说是那死去树木对于生前的某种回忆吧,是一棵树最敏感的

身份

小区里电动车常常丢失,我发牢骚,说:实在该民主投票,让那些不干活只拿钱的物业人员全都下岗。母亲则透过老花眼镜看着我,鄙夷道:那怎么行,人家又没有偷你的电动车,你有本事报案去,欺负那些从农村来的小保安,算什么英雄?你忘了当初你爸在一小区给人看大门,有一对青岛来的夫妇,十万火急地让你爸帮忙疏通下水道,结果,管道通了,你爸前脚刚走,他们便发现抽屉里少了一千块钱,非得将你爸拽回去理论不可,还扬言说要跟你爸打官司,最后要不是物业相信你爸,早就将他开除了。

我当然没有忘了这事,而且还常常为此耿耿于怀。作为从农村闯入城市的家族里的第一代人,我常常难以定位自己的身份,时而以业主的高姿态,动不动就打电话给物业,大事小情,都朝他们投诉,好像他们收了每年两千多的物业费,就该连我们家的灯泡坏了都得负责修理。又有时候,看到半夜三更还在小区路灯下蜷缩着脖子执勤的年轻小伙,会生出怜悯,想着自己如果考不上大学,走不出乡村,或许,此刻也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,这样辛苦地出卖着自己的体力,却又得不到城市人的尊重与体谅。

不过这样的怜悯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我花了两千多刚买的电动车,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,也不幸地被某个小偷给牵引着,弃我而去。小区的监控视频里显示,一个年轻男人撬开我的电动车,大摇大摆地骑着穿过小区门口,向东南方向飞驰而去。甚至,门口执勤的保安还好心帮他升起挡车杆,放其出门,而那个小偷也微笑着撅起嘴唇,似乎回馈给保安一个响亮的呼哨。

这个带着一丝挑衅的动作,让我立刻将责任推给整个物业公司,命令他们一周之内务必帮我将电动车给追回来不可,否则,我就通过法律解决,状告他们未能尽到保护业主财产的责任。

而我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母亲则比我还要愤怒,那电动车已然不是电动车,而是两千斤白银,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胸口,让她茶饭不思,夜不能眠。她一个劲地朝我唠叨:这可是两千多块啊,刚刚一个月,就丢了,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?不过她不像我一样,通过她所说的“公家”渠道查找电动车的去向。用她的话说,那等于无用功,必须找到根源,找到小偷,才能看到希望。我也郁闷,朝她嚷:那小偷在门卫的眼皮子底下都能溜走,你还

它们该是那死去树木的魂灵吧,或者说是那死去树木对于生前的某种回忆吧,是一棵树最敏感的直觉……

直觉,是一棵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话语——当然是枯树干在沾满了雨水之后,通过温热沉重的被动呼吸,从身躯内部挤压释放出来的。我疑心树干的年轮就相当于一张旧唱片,一棵树生前的想法都在那里面录着,现在那树死了,唱片里的内容无法播放了,只好从树干上长出了木耳来,让木耳代替来表达。如果植物也有语言,那么木耳是什么意思呢?翻译成人类的语言,是什么意思呢?

还有,我想的就有些离谱了,人死之后,为什么人体不能像树一样,长出类似木耳一样的东西来呢?

一小撮木耳就可以在水中膨胀出一大堆来,想象力极其丰富的样子。我常常自己做“什锦汤”,胡乱放进去绿的小油菜、白的豆腐竹笋或冬瓜、黄的鸡蛋或金针菇、红的虾米或火腿,再放上黑木耳,各

色人等粉墨登场,生旦净末丑,像在演一出大戏。那木耳在菜肴里往往要扮演的是配角,却又是必不可少的,它的个性也算旗帜鲜明,无论跟什么重要角色、名角色放在一起,它不管吸取了多少别类的味道或者肉类的油腻,只要到了它那里,都能变得不卑不亢起来,顶多是使得木耳味道变得更鲜更清了,竟增强并提升了木耳固有的味道。在这里我要来点托物言志的俗套,是不是做人也应该像木耳这样呢?

我家卫生间里的拖布杆上曾经长出小蘑菇来,那种细长茎上顶着小小圆帽的、像螺丝钉一样大小的,后来也生出来过很小很小的木耳,我看着它们真是惊喜。闷热潮湿的天气里,我还盼着我家的桌子腿、椅子腿以及一切木质家具都变得感性十足,萌生出小木耳来。

作为从农村闯入城市的家族里的第一代人,我常常难以定位自己的身份。



指望找他回来?他早就插翅飞到天边去了!

说着无心,听者有意,母亲很快抓住了“门卫”这个敏感字眼,并立刻朝我下了结论:那小偷还能悠闲地朝门卫吹口哨,足以证明,当天值班的门卫跟小偷是一伙的,一个执勤放哨,一个下手偷车,这样好的搭档,真是再完美没有!

但我并没有在意母亲的推测,觉得那不过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偷故意做出的胜利的姿态而已。不过母亲却是较了真,不等我劝阻,

便冲下楼去,找到了那个可怜的小门卫。门卫是从乡下来省城的19岁的青涩大男孩,刚来一年多,脚跟还没站稳,所以见到母亲这样气势汹汹的业主,吓得几乎要哭出来。母亲为人泼辣,看他那副模样,就吼他:你别在这里拿眼泪吓唬我,我哭起来比你还厉害,我就在小区门口扯开嗓门这样一喊,保准让你脸都没处搁,屁股更在这小区里坐不住!

门卫果然吓得不敢哭了,不过母亲却是越说越激动,最后,干脆在物业办公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啕大哭起来。我冲进办公室的时候,看到她老人家那股子乡下女人骂大街的气势,立刻羞愧得恨不能自己再买十辆电动车给她,只要她别在这里这样丢人就行。

我拖着母亲要回家,她却依然指着小门卫的额头,要人家给她一个说法,到底是赔还是不赔。我一气之下,朝她吼:我看你是忘了我爸当门卫时被人诬赖偷一千块钱的那股子憋屈了吧?你跟人家小保安一样,才进城不过一年,怎么就装得比那城市人还牛气冲天啊?

母亲忽然止住了嚷嚷,红着脸,白我一眼,而后抬脚溜出了物业办公室。

给孩子他们需要的关爱,不要做不落的太阳,热辣辣的,什么时候都想给予。

你的皮”。他可不是吓唬他,《红楼梦》里“手足耽耽小动唇舌”不肖种种大承笞挞”一回中他就着实地揭过他的皮。贾母与王夫人看起来对宝玉百般溺爱,可是他要的是林妹妹,她们却给了他宝姐姐。那些爱,并不是他想要的,她们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,以爱的名义,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了孩子头上。这样的教育方式,最容易出奴才和逆子,只可惜这张教育方子几乎到处都在用,天下乌鸦一般黑,难得出来个逆子,又被五指山压着,难成气候,所以,天下还是主子与奴才的天下,想变天,谈何容易?宝玉最后是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,贾政的愿望也落了空——鸡飞了,蛋也打了。

心理学家研究过这些父母的心理。因为在这些家庭的人际互动中很难客观地看待人性,父母总是会不自觉地给孩子的行为规定一个又一个禁忌。父母表面化的“无私奉献”其实也是一种虚假的利他,并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。这样

的父母说到底是处于自恋状态。自恋型父母总是把孩子看成自我的延伸,于是就对孩子滥施关心,而这种照顾有时与孩子的需要是“截然不合拍”的。他们似乎给了孩子过度的关怀,而其实里面并没有孩子想要的温暖。孩子觉得受压抑,父母觉得自己的一腔病情得不到理解,双方都无法获得自我价值感,彼此都会心生焦虑、愤怒或者抑郁。

想要鸡不飞蛋不打就学学林书豪的妈妈,放开手,让地球自己转。太阳有太阳的轨道,地球有地球的势力范围,太阳总想到地球上撒泡尿,难免要有两球相撞两败俱伤的风险。给孩子他们需要的关爱,不要做不落的太阳,热辣辣的,什么时候都想给予——尼采曾自诩为热辣辣的太阳,光热无穷,只是奉献,从不索取,可是尼采最后疯了。就让孩子们做他们自己吧,你喝杯咖啡歇歇脚,放心,太阳还是会从东方升起,天下不会大乱。

假温暖

林书豪最近真是热得烫手,能近他身的读者不信可以上前摸摸。不过提醒阁下千万小心,手指最好先套上“防烫隔热膜”再下手。人人都对这突如其来的后浪赞赏有加,我今天就不在这里推波助澜跟着掺和了,手里拿着“瞎起哄”的帽子想往外送的请绕开我另选他人,我不需要这样的外卖,实在不好意思。不过,大热的题材不上前一亲芳泽未免可惜,我不妨打打擦边球,为林书豪的父母唱唱赞歌。

林书豪之所以能横空出世,他父母的教育理念功不可没。林书豪5岁时接触篮球,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篮球联赛的时候,他整个赛季有大约一半比赛是站在场地中央吸吮大拇指,妈妈以为他心不在此,从此不再临场督促,直到后来林书豪出面邀请,妈妈才又到阵前观战呐喊——从小就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,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,父母围着孩子的兴趣转,不是鸭不上架用棍子赶。从孩

子这边看:兴趣带来快乐,有了快乐就有了面对艰难险阻的勇气,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,苦也不觉得苦,生活因此有了意义。从父母这个角度看:他们本没有让孩子去争天下第一的想法,他打遍天下无敌手更好,即使没有拔得头筹,也不会失落得捶胸顿足。这样的教育,你依我依,双方都欢喜。

好多父母不会这样做。孩子小的时候觉得他们不懂事,时时刻刻战战兢兢,怕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,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情常常发生。孩子大了依然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米还多,不发表一番高见就觉得失去了用武之地,高见发表后孩子不照单全收心里依旧不好过,老掉了牙不要紧,只要尚存一口气,就想打着马,事事御驾亲征。

贾宝玉就是在这一下模式下成长起来的。贾政从来都把他当成自己的附属产品,可以由着自己杀或者剐,他对儿子永远都举着高压枪,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仔细